「美國選後台美產業合作展望」座談會

說明：

美國總統大選已經於2020年11月3日舉行，回顧2019年至今，台美關係的緊密，達到1979年以來的高峰。雙方在各項議題都有前瞻性的合作，尤其是區域安全與經濟產業。蔡英文總統在第二任就職典禮時，點出了台灣未來六大戰略產業的發展與佈局，而美國在美中衝突下，對全球生產鏈的佈局也有了新的規劃，台灣在這一波全球生產鏈重組的過程中，有必要慎重因應，以搶得先機。當前討論台美產業的合作，有三個大的背景因素：美國總統大選、新冠肺炎的持續擴散、美中台的競合。這三項背景條件中，新冠肺炎為不可抗拒之因素、美中對抗的格局也已經具體成形，而美國總統大選則是短期內最值得關注的變項。基於此，亞太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特別與台灣經濟研究院以及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共同合作，針對美國選後台美產業合作展望的議題進行座談，探討美國總統選後的台美、甚至於全球的產業發展趨勢。

時 間：2020年11月09日/週一；14:00-16:00

主辦單位：亞太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台灣經濟研究院、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

會議地點：台灣經濟研究院204會議室

主 持 人：沈有忠，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亞太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理事長

鍾錦墀，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處長

與 談 人：邱達生，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秘書長

呂冠頤，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

林子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蘇奕忱（Paul Salisbury），澳洲辦事處經濟暨政治處副處長

討論題綱：

1. 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分析；
2. 選後台美經貿合作的趨勢；
3. 六大戰略產業的發展挑戰；
4. 疫後全球產業鏈佈局與台灣的契機。

**會議紀錄**

|  |  |
| --- | --- |
| 沈教授： | 拜登上台可能跟川普執政的時候，在亞太地區，不管是經濟或者是安全也好，勢必會有一些調整，大的方向可能不見得會有多大的逆轉，但做法上是一定會有一些變化。這個我想應該是無庸置疑的。今日為本協會與台經院第一次合作舉辦該座談會，非常有意義，尤其是今日亦邀請澳洲辦事處蘇奕忱副處長一起聊聊未來在亞太地區，澳洲在面對新的變局時，是否有一些不同的觀察或想法。  今日設計了四個主要的議題，我想關於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分析，或許就直接帶過，因結果已定，且熱度已經消退，主要還是針對選後台美經貿合作的一個趨勢，台美經貿合作的趨勢可能跟第三大項(六大戰略產業的發展挑戰)是可牽扯在一起的，蔡總統於520談話時，就有提出六大戰略產業，這六大產業裡，跟拜登經濟政策裡面有哪一些是可以相互呼應，或者對於接下來要重組的全球產業鏈，哪一些大概台灣是可以超前部署或者是比較有取得一個先機，然後跟新的美國政府來談一些合作。  另外，拜登跟川普兩個人的執政風格，一般來講拜登是還是比較傾向於多邊主義，然而川普還是在於單邊或者是雙邊的主義情況。譬如說，美國大選投票的前一天，川普才說要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拜登則表示，若他當選，會重回加入巴黎氣候協定；然後像衛生組織也是一樣，去年川普說要退出的時候，拜登也表示，如果他選上就會重新加入。  當然今日談產業的話，不曉得各位怎麼看CPTPP，有沒有可能在拜登執政之後美國會選擇加入，對台灣來講，或者說對於中國大陸來講，是不是也會希望中國大陸一起加入，然後又回到區域組織的架構去制約中國大陸。  另外當然還有台美之間的BTA，或者FTA都是，坊間流傳說開放美豬之後就是希望能夠在BTA得到一個進展，那現在因為川普沒有連任成功，所以台面上的BTA是否產生變數。  新聞報導，台積電跟鴻海目前是打算按照原本的計劃繼續在美國設廠，合作架構不變，但鴻海還是提到說，要看拜登新的財政官員上台後，與當初鴻海談的條件是否改變，所以可能還是有保留一些變數；台積電能不能夠跟著拜登的政府，甚至超前的在全球的這個產業鏈搶得先機，也是我們非常關心的議題。  再來就是蔡總統說的5G，如果美國與中國要在這個議題上面，率先釋放出一些友好的訊息的話，像華為案會不會產生轉折，值得關注。  綠能及再生產業，對於拜登及蔡政府來說，是不謀而合，或許在這點上面可能是提供了未來關於再生能源，關於我國未來產業之發展，能不能隨著拜登的上台，在全球之變局下，有好的佈局及開始。 |
| 鍾處長： |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大家關注美國共和黨及民主黨之不同政策，會不會影響台美關係，美中關係等。另因今年COVID-19疫情關係，國際供應鏈的轉移一直持續進行，不過是否會因美國選後政策之改變，進而影響供應鏈的重組，或台灣在供應鏈、美中關係所扮演的角色也因此受到影響，這對外國朋友、台灣廠商、甚至是政治，都有一定的影響。 |
| 邱秘書長： | 今年曾在中興大學與沈老師進行選前分析，我們將川普總統往前推三任，分別為柯林頓、小布希、歐巴馬，其競選連任的年度分別為1996、2004、2012年，今年為川普競選連任，就前面那三個年度跟2020年有什麼不同；那三個年度，相較於前期的失業率，美國失業率是往下滑，但GDP成長率是往上升，亦即剛好就業市場在復甦，經濟景氣在好轉。今年剛好相反，大約在5、6月時，那個時間點剛好美國的失業率飆很高，那時候，我就有提一個觀察點，就是說看未來幾個月，失業率會不會下來；結果發現，疫情一發生，美國一封鎖之後，經濟活動停滯，失業率飆高，到13%；但後來這幾個月急速的下降，而且跟歐洲的失業率形成一個交叉，那為什麼?因為美國是提供失業補助金，協助轉業；但歐洲是國家幫企業負擔一部分的薪資，讓企業不要倒閉，但如果倒閉的話，歐洲會變成結構性的失業；所以美國的政策是縮短循環性失業的時間。這個發展是後來我認為川普能夠跟拜登好像打得這麼辛苦，打得這麼逼近的原因。  而今，因為拜登入主白宮機會高，拜登在選前的主張，當然是我們要開始關注的，特別是財政措施，那他的財政措施裡面就有提到繼續發放失業補助金，其實這部分跟川普蠻像的，我想拜登他未來想要開始整頓的，就是趕快把美國的就業市場復甦起來。  拜登當選後，政策著重在綠能，而且現在大概預估費用為3,000~4,000億美元，但是，拜登與川普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他要加稅了，企業稅與所得稅都會調整，在過去觀察民主黨也是這樣，就是會比較上調稅賦。  有關台美經貿發展合作，美台之間的BTA或FTA，其實是有利於美國的經貿利益；反而對台灣而言，經貿利益沒有那麼大。因為美國是一個相當自由的市場，美國總體的平均關稅3.3%。此外台灣其實最主要的出口，已經不是消費財，是中間財跟資本財，這些都是可以退稅的，因此不至於說我們跟美國簽了FTA而讓台灣的產品在那邊暢行無阻。再者台灣的關稅也並沒有特別高，但是平均是6.5%。等於說美國跟我們洽簽BTA在貿易上是對美國是有利的，是對美國的產品擴大在台灣的市場佔有率是有幫助的。  投資方面也是對美國有利，最近Microsoft還有之前的GOOGLE和亞馬遜，這些美國大的企業，把數據中心、研發中心設立在台灣，一個美台的FTA基本上是可以保障他的這些投資，因為新型的FTA不是只談去除關稅，還會涉及到智財權的保護，如果我們參考CPTPP，他甚至談到匯率的自由化，這都是美方非常關切的問題，此外還有投資相關規範的解禁等等。所以其實雙邊FTA又可以保障美國在台灣的企業投資，所以從經貿的角度來看，我覺得反而是對美國有利的。  我認為我們台灣要努力跟美國建構，是一個由下而上，堆積木式的關係改善，讓USTR去說服白宮：與台灣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其實是符合美國的利益。但是要注意，很多的這種雙邊、多邊FTA，其實並沒有被純粹的往經貿方面來考慮，很多時候是涉及政治方面的考量。  剛有提到川普跟拜登的不同，川普他絕對不可能回去TPP，川普想要建構的反而是一個鞏固區域供應鏈、去中國化的可信任伙伴聯盟，就是經濟繁榮網絡，在今年5月的時候呢，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提到，他已經跟一些美國想要拉攏的伙伴進行談判，包括紐、澳、印度、越南、日本、韓國等等。台灣也應該有可能會加入，主要原因是台灣堅強的中小企業的實力，另外在高科技產業裡面，台灣剛好能夠跟美國、日本形成上、中、下游的供應鏈互補的關係。  如果拜登回去CPTPP，或回去之後改名為TPP的可能性很高，在歐巴馬擔任總統的時候，他就是想要透過這個TPP來主導亞太地區的貿易規範，這完全符合民主黨過去的運作模式，以圍堵的方式來抗衡中國。如果拜登回去TPP之後，我認為台灣在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方面能夠比較事半功倍，在過去如果說是川普政府繼續主政的話，可能我們跟美國洽簽雙邊跟加入多邊等於是兩條平行線，大概就是不會有交集。  另外一個問題，川普總統可能快要卸任，其四年任期並沒有跟台灣談TIFA，拜登上台之後，如果台灣跟美國談TIFA的話，或許有機會往雙邊FTA這個方向前進。  拜登在選前談到，若他當選之後，絕對不會容許頁岩油產業去開發新的油井，因為此開採方式會造成很大的環境破壞。拜登也獲得美國前總統高爾所主導的環境保護協會的支持。拜登會投入3,000~4,000億美元在綠能基礎建設，剛好與蔡總統六大戰略之一，建構台灣成為一個區域的綠能中心，目標是一致的，因此美台有進一步合作的可能。  至於印太戰略，我認為拜登他會比較希望是透過既有的機制來進行他的多邊合作，我認為拜登會重新對APEC重視，會設法以亞太經貿整合或亞太戰略來圍堵中國，他會希望設立一個規範，讓中國能夠遵守。APEC是一個，另外一個比較可能就是TPP。  至於印度方面，我認為以後拜登可能不會再談印太戰略，然後「可信任伙伴」聯盟可能就會告一個段落，他可能會另外跟印度進行雙邊合作，這只是初步的看法，還是要持續相關的發展。  剛沈老師有提到TPP涵蓋中國，我覺得可能性不高，最主要的原因是，一方面中國還沒有準備好，另一剛好就踩到中國不可妥協的底線，也就是國企的補貼，因為國企是中國共產黨的命脈。 |
| 沈教授： | 謝謝邱秘書長談了不少關於拜登在綠能、加稅，或者在選舉過程中也特別提到，因為景氣的關係，所以可能對於選舉來講，原本可能勝負應該要差距更明顯，但是因為在失業率的這個部分來講，看起來川普在最後的時候，是有效的來翻轉一些戰況，才使得最後的選舉結果是差距比較小。  另外也特別提到TPP的加入可能還是要再看後續是不是部分的條件改變，拜登才會選擇重新加入TPP，台灣也應該儘可能的爭取加入區域經濟組織裡。  剛也有提到頁岩油的停採，改為綠能，這與台灣的發展方向是非常一致的，我們也應該儘快來看看是否能與美國有進一步策略上的合作，甚至是在技術上共同的研發，都是未來可以發展的方向。  　　最後亦有提到印太戰略可能會趨緩，然後重回到APEC的框架，用設立規範來影響中國。 |
| 呂教授： | 首先從川普及拜登的選舉談起，我覺得之前的民調對於拜登有比較過於樂觀的推估，但是我覺得這次的美國選舉有幾個點可觀察，第一：美國這次選舉，川普沒有大輸，拜登也沒有大贏，現在美國參眾兩院也是另外一個需觀察的重點，我認為，川普雖然會卸任，但川普主義會持續影響美國，我覺得很重要的是，這次選戰很明顯就是，拜登沒有大贏，顯示出他個人魅力可能不足，對於政策的定調性也不夠強，所以整體來看，有很多選民其實是因為反川普才投給拜登；第二：川普敗選，很多都是基於郵寄投票，郵寄投票有很多法規問題，是美國有史以來，都沒有發生過的；第三：二邊都各得超過7,000萬張選票，差距不到百分之三，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最高的動員，也是雙方撕裂的嚴重程度，如果川普要繼續用他的影響力，他可以用訴訟的方式，在媒體或政治繼續影響；第四：川普為何會輸?他輸在對新冠疫情的治理及危機管理能力太差，雖然在後期他極力的想反轉局勢，但觀看投票時那幾個搖擺州，很多人都是受害的中下階層，比如像密西根州、喬治亞州等。我想因為他沒有辦法很快的用復甦景氣跟新冠疫情，來達到傳統支持者所希望跟期待的。所以這也顯示，川普所強調這種強硬的經濟外交政策，反全球化的戰爭，它還是存在的，然後中產階級在長期的國治上，甚至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及受害程度，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在美國不會改變。  所以也因為如此，拜登勝選的時候，他會受到這樣的一個論述的主軸，甚至川普主義陰影下的影響，包括對中的談論，對於台海問題，甚至把人權議題，在他選舉最後階段都拋出來了，顯示在對中關係上，他至少不能太過軟弱。  對中之間這種科技跟經貿上面的對抗性，我認為長期來講，是會緩合，但不會減弱，第一：拜登自己長期以來，提出黨的政策，包括歐巴馬時期，所謂的再平衡戰略，這個在後期，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中方認為是挑釁，所以中方不會過度的樂觀期待；第二：拜登會延續歐巴馬政策，還有他用了什麼人，我等一下再說，這也會有很大的影響。  拜登對於美中之間，在科技、製造業能力、先進製程上，他提到說要繼續買美國貨，還是他對於中國是個戰略競爭者，這個定位沒有變，只是看用什麼方式來表現而已。  再來就是中方自己的態度，中方自己認為有3件事情在這次美國選舉中也深切的感覺到。第一：他的高級科技是掌握在美國手上；第二個：中方重要的產業鏈、能源等全部也都可以掌握在美國手上，所以中方也很害怕。第三個：中國一直想要經營戰略伙伴關係，不要講同盟，他也沒有同盟，所以中方要做的是，一直以來受到美國的長期制約，跟圍堵的定調，他很理解，換句話說，中方也不會太過樂觀，他在籌備，中方一直工業轉型，也要脫鉤，尤其後疫期時代，中方絕對要脫鉤。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美國對科技管理、華為、5G等，包括歐巴馬時期所強調從教育，由下而上這種社會高低人材的培訓，甚至外國留學生，很多學者的審查，我認為會有些改變，因為美國就是要強本，不要過度依賴中國，這樣的情勢是不會變的。  另外，還有先進的製程，AI人工智慧，我想這些企業是最敏感，企業願意來台灣，他一定感覺到有市場，他一定跑得比較快，他不會先投資現在大環境都還沒有辦法預測的地方，他怎麼會投資，所以我覺得拜登應該也認為，長期以往，美方要往這方向走，就是不能對中方過度依賴。  所以在這情況，我認為華為、5G這些，川普時期之下的所有的競爭、關稅加重等，可能會稍微緩合一點，但科技管制、技術移轉、投資審查是不會變，他會延續下來。  台灣可以提供美方的，美方他有研發技術的能力但他沒有下游製造的產業能力，這就是我們一直以來可以長期補足美國的。  再來，中方的政策除了就是, 第一：中方擔心對美方的依賴；第二，中方自己本身他有產業鏈的一條龍，這一條龍對將來台灣甚至是對日韓，甚至對於美國都有一定的壓力，所以換句話說，為什麼日韓也要撤出。台灣部分除了受到美中、也受到新冠疫情影響，我們也撤出，而且甚至日本有補貼，獎勵他的企業訴訟，所以我想在這些情況之下，台灣跟美方在很多技術層面，包括我們蔡總統所提到的六大產業，跟拜登他自己延續歐巴馬政策，應該都可以期待的。  拜登上台後，要優先處理的一定是新冠疫情，因為當天投票，據說是有史以來人數最多，而且接下來很糟糕，還有感恩節、還有聖誕節，一堆人聚會，我覺得接下來拜登要做的事是首先趕快把團隊組起來控制疫情，接下來幾個大的這個節日，這個很可怕，可能第一個就直接被川普打臉。  所以在生技醫療產業，很明顯的問題就是美國人買不到口罩，沒有產能，他的區塊鏈斷鏈，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台灣提供了溫暖。  再來就是說，講到區塊鏈的短鏈化，雖然我現在有點擔心就是我們跟美國距離比較遠，所以我們是不是很多東西要發展成數位、雲端等，可以減少或避免交通上、長期運輸、或者是人跟人的直接接觸等。如果台美之間對接的話，有可能就是有很多東西變成雲端，那雲端很重要的就是資訊安全，在傳遞的過程當中，資訊安全，我們在投資上面或者是合作上面如何歸返，這要先談好。  區域因素的話，我們來探討CPTPP跟TPP，我很同意大家的見解，我認為拜登是很有可能會回去TPP，但中方要接受很難，因為如果現在的前提是說，他想要用一個圍堵的跟多邊主義的方式來迫使中國去接受，我認為光是這個論述中方就不能夠接受。  在這個情況之下，我覺得如果我們要馬上加入TPP，我個人認為還是有困難，但問題是有的時候是不是很多實質產業，如果台灣的優勢是在資通產業，又是所謂的中間財及資本財的話，其實有沒有中端協議，我認為不是太重要。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做的是，先從跟許多國家之間的產業合作，包括進入東南亞，進入印度，把部分的產能，或是從中國大陸轉出，先強化這邊部分產業的連結跟補強，再來就是跟美國在這方面、或日本，在部分高端技術上面，產業的結盟。  產業上，我覺得綠能、醫療跟資通，我個人認為醫療是一個非常可行的項目，我自己在美國的很多經驗是，美國很多生技產業，有很多我們台灣大量過去的海外學者貢獻很多。  我們都知道台灣的醫療保健，我們的健保相當好，所以在國外，我看到很多醫生團隊，他是非常了解，甚至大學的研發團隊，都理解台灣。所以如果在大學教育上面或是跨國合作計畫方面，可以推展，我認為從人做基礎，從這種師對師的方面，在政府的引導之下，醫療方面，我認為可行，而且很有機會。  最後，我講一下可能性的隱憂，我認為現在在新冠疫情跟美中戰爭之下，有幾個趨勢，第一：台灣的廠商有些是出走中國，有些是回到台灣，有些轉到東南亞、印度，現在有些人希望能夠展望美國，我們政府應該要注意其實這一次我們在東南亞的新南向政策，因為新冠疫情，我認為受到很大的挑戰，我們出口銳減相當多，那麼同學、學生也有來的困難，因為東南亞的疫情也有一小坨，包括泰國跟菲律賓的話…這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們去東南亞，的確有好處，一方面連接中國大陸的市場，另一方面我們有一些業能也可以利用當地勞力的人口，或是將來隱性的增長消費能力，但問題是，因為這邊現在太多的參與者，這些參與者都跟東協國家已經有所謂的自由貿易協定，所以他們還有一些投資章程，所以他們跑得比我們更快。  我覺得區塊鏈很好，現在就是擔心產業的安全、產業鏈太過集中，我們現在新南向有18個國家，我上次有看到一個有趣的資訊，就是說我們現在不要做珍珠鏈，要做香腸鏈，也就是說，我們是不是有些地方還是要有某種程度的規模經濟，因為我們現在因為面對很多日韓、甚至中國大陸的競爭者，那些競爭者又比我們好一點，就是他們有跟東協國家簽了約(東協加一)。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要擔心，他們比我們在投資上面，甚至所謂的零件組，還有鋼業的原產地規則都比我們有更多的營運的價值也好，我們沒有辦法有這能力跟他們競爭。  再來一個問題就是，我覺得我們現在很多廠商如果想要去美國的話…感覺有能力去美國的話…有一些成本考量，可能不是一般中小企業，甚至有一些廠商回來，是希望國家以美方為出口導向的這些廠商，我們要怎麼幫助他們。  另外，跟美國之間…我不認為是太大的問題，因為川普下台，就像剛邱秘書長提到，BTA對我們可能沒有好處，BTA當然一方面有戰略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是，我們現在對美國的出超還是蠻大的，出超好像有個限制，超過200億美金會被列入制裁名單，我們目前好像差不多就在邊緣，因為我們轉單的效益很強，但如果川普下台，我們應該可以不用太擔心。台美關係，小小的問題，台灣要怎麼協助我們的人員，在當地的投資、環境、雲端上面避免長鏈可能被影響。 |
| 沈教授： | 謝謝呂老師提供很多有趣的訊息跟思考點，因為我昨天正好也參加了一場中國的華中師範大學的視訊會議，然後華中也是在關心說，美國選舉變天之後，台美之間相關的一些關係，會產生怎樣的反轉，剛剛突然聽到有一點是跟華中幾乎相同的觀察點，就是華中覺得，值得樂觀的是在於，可能不見得是用拉高關稅的方式來進行衝突跟對撞；但是又不值得期待的地方是，美國依舊是不會在高端的技術上面或者說出口的管制上來進行讓步，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確實是一個蠻值得觀察及發展的一個方向，特別也提到了像剛剛呂老師也有提到的，就是對於拜登來講可能是要走的方向是一個強本的戰略佈局，就是要把自己競爭力拉高，而不是像川普一樣，一昧的要打擊對手。  另外也提到了關於新南向的一些補充，還有台灣中小企業進入到美國其實是有難度的，不過對於比較細緻的議題，可能需要更多的資訊還有比較完整的一個法規的訊息，我們才能了解怎樣幫助中小企業。 |
| 林教授： | 我先講一點我對新南向的觀察，事實上，我覺得台灣在新南向已經落後許多國家了，就是包括中國、日本、韓國、美國、歐洲他們對於東南亞國家的投資，事實上佈局都已經比台灣早。  再來，我們中小企業的態度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我們只是要把人家當作便宜的生產基地，可是東南亞國家早就不喜歡這樣的作法，他們要的是共同的技術及共同的開發，他們需要我們中小企業帶過去發展的經驗，而經驗又是我們中小企業最大的秘密，企業本身不會想去透露，所以我覺得我們在東南亞的發展其實有很大的危機，我覺得以長期而言，我並不那麼看好。  然後再回來談我們今天主題就是台美的產業合作，台美的產業合作，我們要先了解一下，現在的2020年，拜登的當選，事實上他承接的是2016年川普的勝利，跟過去8年來歐巴馬執政的一些缺失所累積出來的結果，在這裡面最大的不同，就是加了這個疫情，這個疫情讓原本的缺點並沒有逆轉，反而是更加的危害，所以讓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民粹主義加部落主義把這個國家撕裂的很深，整個國家產生極化的狀況，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拜登的勝選感言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美國融合起來，可是他面臨到的，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國家財政，這次疫情加美國長期以起來的兩個赤字，一個是貿易赤字，一個是財政赤字，因此他一定要解決這樣子的現象。  我覺得其實川普的很多政策，拜登都必須延續，雖然剛剛幾位老師講的，在綠能上面，在很多方面拜登可以改革，可是我覺得在經濟的保護主義，他必須要延用，因為這有利於美國去改變他現在的經濟缺陷。  我們知道美國的經濟就是過於開放，在這麼嚴重的財政赤字之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這個外來投資的國家，他贏過第二名的中國非常多，所以在這一個赤字之下，拜登要做的保護主義，我覺得他會第一個留下來，第二個我們去談論剛剛幾位老師談到的，BTA、FTA、甚至是TPP。如果美國願意簽，然後能夠達成具體的內容，同時還要能夠保障美國國內市場利益的話，至少需要10年的時間，意思是什麼?其實台灣跟世界接軌的程度很低，很低的原因有很多，當然也來自於我們民主化的保護主義，我們視為很嚴重，加上台灣在國際上，不是主權國家，受到的限制很多，可是這些限制其實在這次疫情下，在我看來，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保護。我們台灣的中小企業很大程度的，因為我們的保護主義被保護下來了，現在台灣有這麼多的聲音要FTA，要TPP，這樣其實，我們就保護不了我們的中小企業。還好我們有很長的戰略緩衝期，有3年到10年的戰略緩衝期，台灣要做的就是在法規上，在人才上，在土地上，在能源上，需要有一個大規模改革，才能真正實現與世界接軌期望。  拜登現在遇到了很大的困境，他要修補美國社會，他同時有來自於工會的壓力，工會的壓力要求他要保護美國的本土企業，避免中國的競爭，同時他有農民的壓力，雖然這些農民主要的支持者是川普，可是拜登為了要團結國家，勢必要讓更多的中國訂單來跟美國農民買不管是豬肉還是大麥、玉米這些穀物，所以拜登處在這兩種困境的交雜之下，當然就很需要跟歐洲，跟日本的一個合作。  美國整個經濟，金屬的赤字很大，導致他整個製造業外流，所以為什麼美國跟台灣，跟中國到處都要有鋼鋁稅，這跟金屬產業有很大關係，未來美國要重營他的製造業，最好的做法其實就是加增他的鋼鋁稅，來提高他自己本土製造業的誘因。  未來拜登上台，他採取一個既能保護又要自由貿易的狀況下，會不會跟這個Boris Johnson英國比較快的達成貿易的合作，或跟歐洲…我覺得這個都是取決於第一輪他跟中國的談判可以達到什麼樣的地步，然後再回過來檢視，他可以跟他的民主自由同盟的合作與競爭達到什麼地步。  再來，盤整蔡總統的六大的產能，第1個是資訊跟數位，第2個是治安，第3個是生物跟醫療，第4個是國防跟戰略，第5個是綠能跟再生能源，第6個是民生戰備，我們發現特別是剛剛兩位老師一再強調了我們的綠電、綠能，這正好是美國所需要的，再加上我們成功的防疫，拜登未來在防疫這塊，勢必跟台灣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就是我們的生物跟醫療產業，剛呂老師也特別講了…那在資訊安全，我們也需要美國。所以，整體看起來，台美合作的空間很大，所以我們不需要拘泥在FTA。  事實上，我們台灣長期以來，跟美國的產業合作本來就已經很久了，我們的經濟部其實現在也有進行台美產業合作的推動計畫，他們在2018年的時候，據我的了解…其實都在網路上公佈了，他們已經帶了很多在台灣有影響力的企業到美國去，包括長榮航太跟漢翔，跟美國波音的合作，不過因為疫情的影響，這一項合作受到很大的阻撓，可是疫情終究會過去。  這個時候，我覺得美國重返WHO是有他的意義，重返領導國際社會。上個禮拜，在協會的另外一場活動，有談到美國要重返領導，事實上要有很大的財力挹注去跟中國競爭，而美國現在對於財政…首先需求是要融合國內，去補貼這些恨新自由主義，恨自由派菁英的這些人，所以我覺得未來的台美合作空間雖然是巨大的。  我們要透過主動的投資美國，我們要透過強化非正式的關係，例如與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等整個亞太地區的國家進行雙邊的經貿合作，不需要追求名稱上的這種條約，而是追求實質上的協定，會更為務實。 |
| Paul： | 關於現在美國大選的結果，我認為美國社會的分化，拜登需要很長的時間來處理。一開始，他要重視國內政策，而且民主黨也沒有參議院的控制權，這也會影響政策。  現在美國的新冠疫情狀況非常不好，拜登需要很長的時間處理，所以美國的外交政策會與大家期待速度不一樣。  我認為選後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變，美國之後的政策會比較清楚且穩定，而不是看川普的Twitter來了解國政的立場。  之後，拜登當選，我們比較可以容易了解美方的立場及想法。  關於未來的美澳關係，跟其他的國家一樣，對澳洲來說，美國是最重要的戰略伙伴，無論是誰當選，是沒有任何的影響跟改變。  明年是澳美安全同盟70週年，所以對澳洲來說，明年是澳美關係非常重要的一年，我們期待美國未來能夠積極參與國際盛會。  雖然大家都在提CPTPP，但我認為WTO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在WTO的改革，爭端解決，我們需要美國的合作來解決這個問題，而且在WTO裡面是非常重要的功能，至目前為止，是很重要的問題。  在WTO有很多改革上的問題，對澳洲來說，供應鏈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多邊貿易的規定也非常重要，對澳洲來說，穩定的供應鏈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貿易之外，還有氣候改變的合作，我們也非常期待美國未來能夠比較積極的參與。 |
| 沈教授： | 請問Paul，如果是安全議題?我們在美國大選最後的那陣子，像美日、印、澳，或者軍事演習，在西太平洋地區頻頻，會不會拜登上台之後，澳洲跟美國的軍事安全，像剛特別提到明年是美澳安全同盟70週年，所以拜登上台，澳洲會不會在這個議題上面有什麼特別的期待? |
| 林教授： | 剛剛兩位老師有提到未來的印太有可能重返亞太，印太對澳洲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知澳洲是怎麼看未來的印太? |
| 沈教授： | 澳洲與印度的關係也迅速升溫。 |
| Paul： | 區域這個概念，其實是從澳洲開始，對澳洲來說，印度海是非常重要，印洋區域的安全，在美國川普政府之下，美國的看法就是雙邊關係比較緊張，可是我們期待未來美國能透過其他區域國際組織，看法能比較廣，包括印太區域安全議題，當然，對於澳洲來說，澳日、澳印、澳紐這些關係，非常重要。 |
| 沈教授： | 感謝Paul非常完整的說明，所以比較多還是特別也回到大家共同的觀點和希望，在拜登執政下，能夠重回到多邊，回到強化區域組織對多國合作，在更廣闊多國合作之框架底下，來展開不管是安全問題、經濟問題、能源氣候變遷等等問題，都希望美國能夠重新加入到國際社會裡面，而不是走孤立主義或是保護主義的路線。 |
| 鍾處長 | 剛才大家都說的非常清楚，我發現不管是哪個國家，一方面經濟都遭到一定的挑戰，另一方面又要增加外來投資及開放自由化，在這情況下，一個是要對外開放，不管是對政策或是法規上面，另一個是對內部分，要符合選民、國民的期待。  甚至早上的印度，他們也是遭遇同樣的問題，對於國內疫情的關係，情況及經濟並不好，甚至在東南亞國家，或是在日本、韓國，都有一樣的問題。  所以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有內外經濟壓力的部份的話，那勢必像以後，不管是多邊主義或者是單邊主義，一定是比較越來越往中間路線轉移。  這樣的趨勢其實對於台灣來說，我自己覺得是蠻正面的，其實台灣在國際供應鏈上面都是扮演重要的角色，做為一個民主國家，人權這部分我們也是非常鮮明的一個角色，經貿部分我們也是很競爭力的。所以未來的話，我覺得我們台灣仍然會是比較有潛力的。  另外，剛提到中國競爭力的部分不多，但是中國本身也是遭遇同樣的問題，有內部的及外部的問題，所以他們最近有雙循環，既要對外面拉攏、投資，對內又有增加內需。  所以，不管是美國、中國、韓國、日本，甚至是台灣，都有這樣的困境，困境對台灣來說，我覺得比前四年，川普上任前，對台灣是有更好的立基。 |
| 沈教授： | 剛處長提到雙循環，我們昨天的視訊會議，一整天，也將近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學者，是一直在談中國的雙循環，之前有一則新聞，中國特別要求他們沿海省份的老百姓，家裡要準備急救包、避難包，那時新聞一報導，大家一度以為是不是要打起來，是不是準備要戰爭，因為感覺這急救包不是要拿來防疫的，裡要每互要準備一個防毒面具，然後要有消防毯，這些東西都跟防疫無關，大家反而都覺得跟戰爭有關。  雖然，那時全部的解讀都是認為中國此動作是不是要展現…中國已經要準備戰爭，不惜一戰，透過這種方式來給台灣施加壓力，但是，那時我覺得中國應該只是想擴大內需，中國之大，有多少戶?家家戶戶都要買，那產業就起來了，他們昨天一直在談中國如何擴大內需，要刺激老百姓，對於現在看起來碰到瓶頸產業，要怎樣靠自己的力量，讓他們重新回到那個循環的過程裡頭，我就想…可能我真的是門外漢，或許他們真的純粹就是擴大內需，所以中央政府的一個下令，家家戶戶去買一條消防毯，那個毯子的產能就因此提升嗎?但又不能不買，中國就是這樣的國家，你不能不買。因為剛提到雙循環，我就在想，雙循環到底在中國能夠達到怎樣的效果，這也蠻值得觀察。  謝謝各位老師在第一輪精闢的那個見解。我們可以開始進行討論或補充，不曉得邱秘書長有沒有在第二輪來進行補充的部分? |
| 邱秘書長： | 中國大陸的雙循環，其實中國他們很會創造詞彙，其實雙循環最主要就是拉抬民間消費，他們主要是以內循環為主，外循環為輔。我會稍微談一下，外循環這一條環境有可能會被擋住。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要在產業鏈，承如各位教授提到的，要去美化，在去美化的過程，現在其實就是造就了台灣今年的經濟表現。  對於雙循環，我認為說其實中國大陸在十三五的時候，就是很明顯拉抬內需，十三五今年是要盤點，我們現在有很多預測，就是明年推出十四五的時候，GDP成長率會平均成長5%...可是我們先回去看十三五，我們看他的民生消費、民間消費，佔GDP的比重都還不到40%，所以我認為這個十三五，整個五年期間，最主要的還是在投資的部分。  那在未來雙循環的話，就承如剛剛沈教授說的，內需大起來，搞不好就是家家戶戶採購這種必需品這個方式，但是這個還要觀察。  台灣過去有什麼成功的經驗，都很抽象的，可是今年這個經驗就很顯著，因為就是有數據可以表達出來，今年的疫情，改變了很多經濟活動，包括供應鏈的移轉，似乎讓台灣達到一個新的循環，今年其實就很亮眼，今年前三季，我們台灣的谷底是第二季，跟其他的國家一樣，台灣第2季是負的0.5%，基本上是打平，前三季的GDP平均成長率是1.66%。  決戰第四季，我們會有信心，是因為第三季的外交訂單很亮眼，7月、8月都二位數字，9月9.8%，所以就是今年會交出很好的成績單，這個成績單我待會說，為什麼是中國的貢獻，是因為中國1-9月進口台灣的電子零組件相較於去年同期，是增加26%，為什麼?因為他要想辦法去美化，就是剛講的華維的問題，他要去美化，那美國同樣的在1-9月很努力的進口台灣資通訊產品，為什麼?因為異象造成了遠距離商機，回到原點，我覺得這個跟美國誰當總統真的關係不大，這是靠自己努力的。  未來台灣的經濟成長會有一個新的均衡，此新的均衡我期待都是3%起跳，但這個就是要看我們是不是能夠讓我們現在的供應鏈變得比較自主、可控。  我也完全同意呂教授及林教授剛提到的，有沒有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其實對台灣影響真的不會很大，幫助只是象徵性的，你看自從2000年以來，這個區域就充滿了各式各樣的自由貿易協定，東協加中、日、韓、紐、澳、印度一共五組自由貿易協定，2000年那個時候我們台灣生產中間財，佔我們GDP的比重是六成，現在是八成，為什麼?因為就是整個產業已經因應了我們自由貿易協定覆蓋率不足而做的調整，等於說我們資源就是往高科技跟中間財這二個方向去佈局。  另外，我覺得WTO相較於這些自由貿易協定對台灣又更為重要，因為台灣根本就是一個自貿協定不足的國家，我們就一共只有7個FTA生效，但是你可以看到，譬如說，今年跟我們的經濟表現，跟FTA完全沒有關係，跟美國現在誰擔任總統更沒有關係，可是WTO的機制跟功能越強的話，基面上，我認為可以讓我們在資源配置的彈性很大，因為這就我們台灣參與最重要的多邊機制。 |
| 呂教授： | 我想再強調一點，我認為是很重要的，大家一起來觀注的，台灣政府如何在這一波疫情當中，強化我們優勢，持續擴大我們的利基，由其是在台美產業這一塊，如果中美雙方彼此持續的去中化，去美化。包括我們資通上所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優勢，這可能未來中國大陸持續想要引誘…我們要擔心的是中國大陸對台灣在一些文化上、市場上的拉力，這會引導了中心企業或是台灣內部社會人群裡面，對於美國強化交易的需求，我真的蠻擔心的…因為我看不到年輕一輩對於美國或是西方文化的興趣，可能是我接觸的學生或者是我領域的關係，台灣已經很少人到美國留學或是在美國工作…當然中國大陸留學生的競爭力強化，也是一個原因。  所以希望台灣在語文的培訓、教學及教流經驗，在各個產業上面的連結，做一個突破，讓同學、或各產業上的人士都覺得有這一門課。甚至我覺得是不是因為與西方地理位置比較遠，是不是也可採用線上教學，也是一種方法。  另外，中國大陸的產業成長，會不會想要把我們台灣的人才給吸引過去…就是挖角，這也是要觀察的。  我覺得美國在資安方面，是不是網站中的商業機密，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了中國大陸策略上的一個影響。  所以台灣如何避免我們的核心技術外流，甚至將來在美國的合作方面，讓美國對我們是信任的，因為我們政黨輪替的因素，讓美方在這部分是有一些疑慮的，所以，資安在台灣一定要特別的強化。  所以我覺得台美關係影響，實際層面，我看到台灣很多人去研讀中國大陸的法律，而很少人去研讀西方投資貿易的法律，我看不到我的學生有任何的興趣，我看到是很多法律系的學生對於中國大陸市場經商貿易規則非常有興趣，但幾乎很少看到台灣的學生想要理解美國方面相關的規定。  再來我提一下多邊的關係，我不太了解這潛艦國造，不過就我理解，潛艦國造在美方來說，是透過企業契約式，他不是政府進軍…好像是由企業來承擔，有點是轉白手套，所以如果說是轉白手套的話，潛艦國造已經是一個商業形式的話，我認為他不會因政黨輪替有所影響。  印太戰略的話，我覺得中美關係大壞的話，對台灣友好，中美關係大好的話，對台灣也不好；現在拜登上台，我覺得應該是不好不壞。  拜登上台，他是強調多邊主義，我覺得很好，但是在印太戰略這部分，我認為可能不是名稱上的問題，印度是一個很重要的市場，或者是一個人口民主的機制，他會很重視。  美國民主黨，過去喜歡用多邊主義，但不需要自己提，就是利用同盟來幫助分散自我壓力的方式。如果美國人只透用雙邊的問題來解決自己的弱，但是他沒有辦法寫出一個輿論讓他們美國人知道他(政府)的強，撐起美國人民的期盼，那就太可惜了。  所以如果美國有這個輿論，這要看拜登自己的能力，撐起大家希望的樣子，這樣子一個多邊主義，對台灣來講的話，我覺得比川普的不穩定跟不可預期…的情況稍微好一些，但是，最重要的，我認為台灣自己也要強本。  我認為全球貿易停滯跟保護主義的興起的問題，就是我們沒有新產業的興起。我不知是不是，因為產業興起或升級過慢，所以大家都傾向代工或者比較低階型的，比較像競爭成本的生產模式。那我認為這樣一個產業模式，已經造成國際經貿上很大的壓力，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全球的產業可以升級，台美在戰略上面的合作，可以對台美的產業進一步的升級的話，我想對整體國際政策也許是好事。因為畢竟不必再陷入過往以殺價、成本競爭方式。 |
| 林教授： | 剛剛呂老師說的中國因素，其實大大顛覆了我對於中國的想像，我接觸到的學生，反而是很少對中國再有興趣的。早期，甚至是小英執政的兩年後，大家都會覺得我們優秀的高中生都去了中國，可是自從香港跟COVID-19之後，台灣年輕人對中國的想像，有了很大的影響。再來，我們要重視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學生對於留學這件事情，興趣不像我們那個時代那麼多，可是我覺得那個背後的因素，並不是這一代的學生的沒落，而是台灣進步了，拉近我們跟西方國家的距離，出國留學的意義就已經差別不大了。  我覺得我們的確要投資，我們不能因為接近了而就不出國，因為我們看到很多歐美國家學生，他們的高中生，他們的大學生，都會花很長的時間去國外留學或是打工，進行國際交流。那由於我主要的研究是在歐盟，歐盟長期以來就有一個科學外交，或是學術外交，鼓勵歐洲的研究團隊要跟非歐盟的國家進行三方合作，並給予大量的經費。  台灣其實我們走不出這一個正統的外交，我們更需要這種非傳統外交去進行學術交流、學生交流、科技交流，更多的經費不要花在無謂的臉皮上，而是投資我們自己學生們跟老師們之間的國際學術交流。  再來就是潛艦國造，我今天剛好看到一個新聞，應該是美國海軍部證實，他們派了士官層級的軍人，來高雄訓練我們的海軍陸戰隊，事實上，美軍跟台灣的軍事的合作，大家都很清楚這是長期的，這是不能說破的事實。  在拜登確定當選的時候，他要去證實了這個從來不會證實的事情，我覺得未來應該不會大幅的下滑，因為光是這個訓練，對於美國來說，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財政收入，所以我們雖然硬性的、攻擊性的武器再也買不到了，可是我覺得這個時候更重要的是我們自己內部消化的階段，潛艦國造，這個如同呂老師說的，這個是商業行為，因為這次主要是由漢翔來做。  未來我們的航太科技還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們潛艦國造的腳步，應該我覺得，唯一能幫我們就是美國。我覺得這個就我們必須考慮到美中間的關係的原因，對於中國來說，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夠把台灣因素排除在中美談判之外。可是對於美國最好的上策就是跟中國談判的時候，台灣、中國都是一個重要的槓杆力量，去掐著中國。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就是處在於這個位置上。 |
| Paul： | 剛老師們提到的留學生，其實我們澳洲有一個計畫，叫新可倫坡計畫，我認為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今年新可倫坡計畫的學生們裡面，來台灣留學的學生的數量最高5,000位，相較以前，澳洲學生比較多都是希望去中國留學，當然我認為疫情是一個原因，可是還有其他的原因。  對於我們來說，因為台灣的防疫，相較其他國家，比較穩定，所以我們未來有更多機會來合作。  我們認為未來在台灣的學術來說，到目前為止，可能是美國、歐盟是最理想的留學地，因為疫情的關係，可能接下來三年左右，有很多改變，所以我們認為現在是很好的機會推動台澳的共同培訓。 |
| 沈教授： | 要讓台灣留學澳洲，就要看澳洲有提供我們什麼優惠，給我們什麼政策上的好處，讓台灣的學生把留學澳洲的選項提高與至美國、或歐洲一樣的程度。  今天是我們跟台經院第一次合作，也聽了非常多在政策、經濟上具體的建議，讓我從政治學的觀點外，能和經濟方面進行一些相互的補充。  確實我認為說危機就是轉機，我們可以看到在後疫情時代，若台灣都能夠做好超前部署，不管是拜登上台也好，或者說整個中國在全球的印象跟地位有了一個新的調整以後，台灣能不能夠去再佔上一些先機，或者是補一些空缺，都是蠻令人期待的一件事情。希望2021年對台灣來說，是充滿希望的一年。 |